

“你知道微信好友的上限是多少吗？”白桦小有成就感地问，“五千人，我两个号全部满员，大部分都是艾滋病患者。”130个线上群，覆盖国内外近4万人，志愿者也从最初的屈指可数，发展到现在的500人。你可能不曾想到，中国最大的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平台，竟和通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

拥有多重标签的普通人

白桦所居住的小区建于这个世纪初期，虽然有些老旧，但在通州算起来并不算偏僻。然而当记者来到他单元门前，看到几株长势颓乱的灌木时，是绝对想不到在这栋楼里，经常出入一些打着特殊标签的人——艾滋病患者。他们可能是前来进行血液检测的，可能是来咨询政策法规的，也可能是来接受心理辅导的，还有些时候，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聊天……而所有这些，都是冲着同是艾滋病患者的白桦和他的志愿者联盟——“白桦林”而来的。

他曾是外企的高管，是通州某知名社交论坛的意见领袖，如今的白桦，是数万人眼中自我救赎的榜样，是艾滋病志愿者联盟的“领头羊”，是在艾滋病帮扶道路上越走越扎实的志愿者标兵……更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，乐观、向上；喜欢旅游、摄影、谈恋爱。

而在同性恋和艾滋病面前，白桦所表现出来的坦荡，也向我们印证着这一点。

年少时的白桦，也曾在感情的世界里不断尝试和探索，直到上个世纪末，中国的互联网有了雏形，慢慢将天南海北的同志们隐秘地相连，白桦自然也在其中。

从绝望到重生的涅槃之路

原本只是穿梭于不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边缘世界里，并不打紧。岂料命运如此捉弄。

“腹泻、精神恍惚、发高烧到40℃，一切症状都指向了艾滋病。”白桦一下一下拨弄着手上的戒指，有些激动地回忆着，“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精神恍惚，内心无比恐惧。手抖得都没办法关掉电视，甚至连上厕所的能力都丧失了。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了……”他用手机给最好的朋友写短信：“我是同性恋，我感染了艾滋病，我要死了。”或许是上天的捉弄，这条短信被他群发给了手机里所有的联系人。发完短信之后，白桦放火点燃了自己的房间，然后割腕自杀。

因浓烟赶到的警察挽救了白桦的生命，他被送往佑安医院救治，后被证实感染了艾滋病毒并已经进入发病阶段。已近崩溃的白桦终于绝望了，“我不想让任何人记住我。”白桦说，那是他积压已久的一次集中爆发，面具终于摔碎了。

彻底将他从渊底救起的，是被白桦尊敬地称为“白老师”的艾滋病志愿者。“他穿得很光鲜亮丽，坐在我身边对我说：你知道吗，艾滋病现在不是绝症，而且如果你好好接受抗病毒治疗，你的寿命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，你也可以像我这样生活，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出国旅行，其实我就是个艾滋病感染者啊。”

原来之前最担心的事情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。

在了解了国家的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、“抗病毒治疗”等概念，以及医院方面也会保护患者的个人隐私后，白桦终于知道，只要长期按时服用相关药物，病情就能得到控制，工作、生活便能恢复正常。

一切都在逐渐好转。

从救赎自我到帮助他人

重生之后的白桦开始想，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。住院期间，他得到了

感染后他历经绝望到重生，最终创建了中国最大的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平台

白桦和他的白桦林

来自国际组织、国外专家及在通州的朋友、网友们的很多支持。慢慢的，白桦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如他这般幸运，国内很多感染者由于种种局限，对于国家政策、药物知识、国际资讯等都知之甚少，而他正好可以发挥自己的学历和语言优势。2011年，在贝利马丁基金会张忠誉先生的鼓励下，白桦成立“马丁之友”QQ群为感染者同伴提供支持服务，后更名为“白桦林全国联盟”。到目前为止，“白桦林全国联盟”已经发展到了130个线上群，覆盖国内外近4万人，志愿者也从最初的屈指可数，发展到现在的500人。成为中国最大的艾滋病感染者支持群体。

如今，白桦全身心扑在志愿者帮扶上，为了能有更多的资金帮助更多的人，他不停地申请国内外的各类项目基金。

白桦林全国联盟主要面向全国范围内的艾滋病人、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属及易感人群，开展干预、检测、关爱、治疗咨询建议、政策倡导及对大众的艾滋病宣传教育等工作。

除了外展干预，也经常有患者们预约检测，“有时就在我家里，我们上午一起包饺子，听音乐，下午会向他们做艾滋病干预和心理辅导等工作。”白桦指着自家的屋子说，“我这里是集工作与聚会为一体的场所”。据他介绍，到家里来的大多都是通州本地的患者，他们会把咨询和讲授的现场进行直播，让更多的人了解相关的知识。

“你知道微信好友的上限是多少吗？”白桦小有成就感地问记者：“五千人，我两个号全部满员，大部分都是艾滋病患者。”据白桦说，这些年来，仅他一人回复患者们的问题就将近十万条。

如今的白桦，对于过去的一切已经坦然接受。他曾经一直以为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，因为他一直坚持安全性行为。有一天，他在感染者聚会中看见曾经的男友，他内心的猜测得到了证实。“我没有怪他，因为他也是受害者，我相信一切非他本意”。

患病帮他打开了另一扇门

在这些年的救助过程中，白桦见到过太多的故事，其中不乏有些令人唏嘘和遗憾的。

就在前不久，白桦林刚为家住通州农村的一位感染艾滋病的女士发起了捐款。

她的丈夫本是一名同性恋，得知自己感染后并没有听从白桦的建议告诉爱人和家人，一直持着犹豫态度和侥幸心理。因为是倒插门女婿，女方家在农村，经济条件并不好，所以担心一旦告知，自己的家庭就会破裂，自己也有可能被丈母娘赶走。

当然，侥幸往往都是不存在的。仅仅2年之后，他的爱人被查出了患有艾滋病，而且情况比较严重，“虽然发起捐款，但这种情况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”白桦遗憾地说。

而另一个悲剧，发生在通州某中学一个18岁男孩身上。

母亲是知道儿子的性取向的，但是由于没有很好的规劝和引导。原本准备出国的儿子染上性病，治疗痛苦而昂贵，且反复发作。后来男孩放弃了留学，性病终于治愈，最幸运的是多次艾滋检测显示阴性。

记者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皮肤科郑主任处了解到，将近一半的艾滋病患者最初都是通过其他途径检查出来的，患病初期，几乎每位患者都不不知所措。从医院的层面只能给到一些病理上的帮助，“但是他们更加需要心理上的疏导”，郑主任说，白桦是比较理想的人选，“毕竟他自己也是从最初的患者走过来的，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同理心”。所以郑主任跟白桦一直保持着联系，一旦有患者有这样的需求，他就会帮忙联系。

记者再问白桦，对于这一路走来的所有经历怎么看，白桦微微仰着头，说：“挺感谢这个病的，帮我重新打开了一扇门。”

文/记者 杨红菊 实习记者 张驰 图/白桦

